



Wang Yuming

王玉明

流体密封工程专家。1941年1月7日出生，吉林省梨树县人。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危险性气体透平机械的非接触式流体密封装置及其测控系统的研发、应用和产业化工作，取得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作为第一完成人和发明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四等奖各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多项。获中国发明专利8项，美国发明专利2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40余篇。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技人文融一体

——我的“诗人院士”之梦

我于1941年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燃气轮机专业，1965年毕业。现任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流体密封工程专家。我的主业是科技工作，但业余爱好较多，喜欢旅游摄影，作诗填词，努力追求科技人文融为一体的境界，希望能圆我的“诗人院士”之梦。

一、“亦爸亦妈”——父亲的影响

我的父母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母亲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病逝，留下四个孩子由父亲一人抚养教育。为了将孩子培养成人，父亲多年

未再婚，又做爸爸又做妈妈，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从初中毕业开始，父亲在寒暑假时常常带领我和姐姐去建筑工地做“小工”，以补充生活和学习的费用。父亲含辛茹苦，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决心育子成才。他断然否定了我初中毕业时想报考中专以尽快解决家庭困难的决定，让我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并且鼓励我考清华，当工程师。在父亲84岁去逝后，我写了几篇诗文悼念父亲，其中一首《自度曲》写道：“雪原新墓祭花。悼伟父，亦爸亦妈，不屈不折不拔，育子女，为民为国为家。莽原似海，哀思如浪，洒泪送英侠。秋月与春花，应伴您，西方极乐无涯。”该诗可用幼年时父母教我们的美国福斯特作的歌曲《故乡的亲人》的曲调加以咏唱。我的一首自由体诗《我爱你——父亲》最近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由此可见父亲对我的深刻熏陶和影响。

二、文学启蒙——高中时的好教材

我1956年入高中，当时的语文教材分为两门：一门是“汉语”，一门是“文学”。“文学”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排的，从《诗经》的“关关雉鸣”开始，一直到明清小说为止。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些名篇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七律·登高”、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我产生了想当诗人的梦想。我对文学的兴趣几乎超过了数、理、化。然而还是父亲看得远，认为我将来的主业应是理工科，文学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不宜作为主业。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无疑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从县城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清华大学学习理工科。

三、“水木清华眷念”——科技沃土

我在进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分专业时，选择了“燃气轮机专业”，因为我从高中物理教科书上了解到燃气轮机是热机中最先进的。后来才知道该专业创始人、教研室主任吴仲华教授是该领域内国际上著名的学者，“三元流”理

论的奠基人。到目前为止,该专业已出了七名两院院士,这在清华的各专业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该专业的一个独特优良传统就是极端重视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这一点我与我的老师倪维斗院士有同感。倪老师先后在《新清华》报上发表过“燃气轮机专业出六位院士的启示”和“对燃气轮机专业出第七位院士有感而发”两篇文章,阐述了“物理直觉”对于一个科技人员的极端重要性;我也在该报上发表了“执著·直觉·激情·雄风”的短文,文中写道:“记得叶大均老师给我们上《叶轮机原理》的课时就特别强调物理概念,强调各种因素对事件发展趋势影响的定性分析,使我受益匪浅。在3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物理概念和物理直觉。”后来许多发明创造“都得益于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物理直觉’”。清华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不仅为我后来成为院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为我实现“诗人之梦”提供了沃土。

四、“荷塘月色醉游”——人文底蕴

上面说到,我在读高中时受“文学”教材的启蒙而产生了对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但我真正进入“诗人之梦”则是在清华读书之时。当时有三件事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毛泽东诗词开始公开发表,产生轰动效应,给我予震撼性的影响。那些气势磅礴、艺术感染力极强的诗词我不仅能够背诵,而且反复吟诵,不断体会,收获极大。我后来写的一些豪迈风格的诗词(例如《七律·登高》等)就明显地受到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其次,是王力先生《诗词格律十讲》的发表。我以前是完全不懂格律的,看了这本小册子之后,再对照分析毛泽东诗词,初步理解了诗词格律,体会到格律并不是如现在某些人所贬斥的“镣铐”,而是体现了诗歌的音律之美。说到格律和声韵,我还是一个自发的“改革派”,我从习作开始就使用现代汉语的声韵而非“平水韵”之类的古声韵;我还认为格律的基本规则不能破,以便保持抑、扬、顿、挫及其变化的

音乐之美。这些观点与现在《中华诗词》编辑部的观点不谋而合。使我在大学时代开始进入“诗人之梦”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清华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院系调整前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调整后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但其人文底蕴并未消失。我寒暑假很少回吉林老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借阅唐诗、宋词、元曲的书籍来读,一边欣赏,一边学习,学习其意境之美、修辞之美、音律之美,再结合上述的《诗词格律十讲》,对格律基本上掌握了,不但不觉得格律是一种束缚,反而觉得不合格律的诗读起来别扭了。于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开始写了“处女作”——“水木清华”和其他一些习作。在我毕业四十周年之际将这首处女作改写并补写了一首“荷塘月色”,在天津的《今晚报》上发表了,现抄录如下:

调笑令·水木清华

杨柳,杨柳,细雨斜风浴就。鹅黄淡绿新装,轻歌曼舞艳阳。阳艳,阳艳,水木清华眷念。

调笑令·荷塘月色

荒岛,荒岛,数载魂牵梦绕。林幽草盛鱼悠,荷塘月色醉游。游醉,游醉,飘渺俄歌半寐。

我在学校读书时写的一首七律还于2004年在全国知名杂志《中华诗词》上发表了,现抄录如下:

七律·幽谷临风

初浴晚风凉似水,一天暑气顿时消。
泉声清朗云亭寂,山影苍茫星汉高。
袅袅幽香神逸逸,飘飘萤火夜迢迢。
更深露重归犹恋,九曲溪流入梦遥。

五、“破浪东西万里舟”——对事业一往无前的执著追求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与核工业相关的研究所工作,先搞了几年危险性气体透平机械的试验研究,后于1970年初被调到“动密封攻关组”工作,从此便走上了不归之路——近四十年来一直从事危险性气体透平机械的非接触式流体密封装置及其测控系统的研制、应用和产业

化。在许多人看来,“密封圈”或“密封件”是小玩艺儿,是很不起眼的小零件(其实我搞的是部件和成套装置而非零件),但我干一行,爱一行,不搞则已,一搞就搞出了兴趣,矢志不渝,“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执著地干到底。我在试验室和工业现场都曾遭遇过挫折甚至失败,但我都咬着牙坚持下去了。特别是新产品在工业现场试车时,我多次冒着巨大风险亲自指挥,一连二三十个小时不睡觉。就这样,我终于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我作为发明人和第一完成人取得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八项,美国发明专利二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三大奖”共十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各一项。

我在科技攻关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正如搞诗词创作需要激情、直觉和灵感一样,搞发明创造也需要激情、直觉和灵感,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在遇到技术难题时,许多解决方案都是在枕边冥思苦想之后忽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作学问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六、“丹心念念报中华”——诗兴大发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应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当“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开始了独立思考。我在1975年冬季写的一首小令《天净沙·燕山月夜》以隐喻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心境:“荒山孤月寒星,疏林衰草残冰,苦旅凄风清影。春机应孕,红桃绿柳黄莺。”在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我出差北京,出于义愤写了三首诗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处(这三首诗后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后来才知道,在“四五”运动之后的高压恐怖时期我被同伴告密了,成为调查对象,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一声春雷“四人帮”被粉碎,我肯定挨整了。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之际,我“抚今追昔,热泪潸然。悲喜交集,思绪万千。辗转低吟,夜不能眠。遂将七绝八首(包括上述三首的修改稿),敬献总理灵前。”现选其中四首如下:

忠骨孜孜肥故土,丹心念念报中华。
元勋殉国斯民恻,泪雨滂沱没噪鸦。

丰碑高矗万花间,花海花山接九天。
玉宇忠魂方寸暖,阴沟贼子胆心寒。

天翻地覆未经年,民意尔曹岂可奸!
倒海翻江捉“四蟹”,清蒸把酒奠君前。

日月经天光灿烂,江河行地气浑然。
春华岁岁馨寰宇,劲草年年绿广原。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豪迈风格的诗词,例如下面抄录的这首七律就充满了时代精神,可以看作是代表作之一(已被《诗刊》选中待发表)。

七律·登高

重阳瞩目燕矶头,风卷白云掠画楼。
飞却梁间双燕子,翔回江渚数沙鸥。
横空南北千秋轨,破浪东西万里舟。
澎湃洪涛迎海日,少陵当此漫悲秋。

七、“暮降关山月,霞生天海阳”——追求新的境界

我的诗的题材有以写景为主的,也有以抒情为主的,努力追求情景交融;诗风有豪迈的,也有婉约的;诗的形式以格律诗为主,也有自由体的;自由体诗则以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新格律诗”为主要形式,运用排比和对偶的修辞手法,努力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由于我的主业是科技工作,诗歌创作是业余的,我认为自己的诗在数量方面还不够多(现已有大约八百首),尚需积累。此外我还认为自己应进一步加强人文修养,提高境界,使自己的诗在质量方面能进一步提高。作为一位院士,我准备在科技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作为一名业余诗人,我想写

出更多更美的诗作。下面给出两首代表我不同风格的诗作。

五律·我心飞翔

既然寻境界,何必避风霜?
暮揽关山月,朝吟天海阳。
潮平涛有寂,心静宇无疆。
冰雪崖礁立,碧空逐鸟翔。

五言排律·圣诞香山月夜有感

香山逢圣诞,夜赏巧庭园。
厅内华灯幻,山间古柏瞻。
风消云逝远,松寂鸟眠酣。
雪树天光澈,冰湖月影寒。
空灵心似水,静谧意如禅。
宇宙时空邈,人生珍百年。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开,在塔顶会合。”许多院士文理兼通,诗、文、书、画、影、音、戏水平很高,我将其视为楷模,努力追求科技人文融一体的境界,希望能圆我的“诗人院士”之梦。